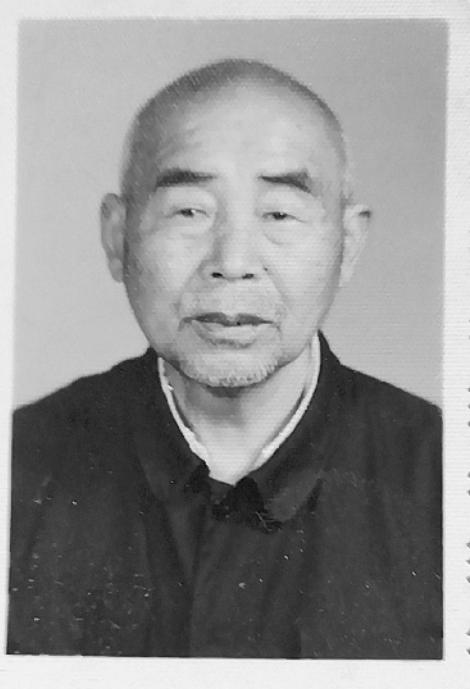


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

传承红色基因 走好新长征路

张仁甫:黄土地上的红色旗帜

记者 王锦春 姬慧洋 张猛 文/图



张仁甫证件照

成了一片,像一粒火种,乘着革命的东风,在豫东大地随风播撒,形成燎原之势。

1928年5月,全县党组织屡遭敌人破坏,但革命斗争生生不息。8月,经中共漯河中心县委批准,将岗张村党支部改建为特区支部,仍由张仁甫任书记,领导周围农村革命群众继续开展斗争。

“五年牢狱之灾从天而降,艰难困苦挡不住他寻找党组织的决心。”

身陷囹圄:出狱时只剩下一口气

张铁桥,张仁甫的第三子,今年已经78岁高龄。关于父亲早期参加革命的事情,在母亲还有大哥大姐零零碎碎的讲述中,他有着模糊的印象。“父亲这一生受了太多的苦,不管怎么艰难他都追逐着曙光,不放弃不抛弃。特别是被叛徒出卖他被抓进监狱,5年的牢狱之灾,恶劣的生存环境、随时可能到来的酷刑让他在出狱时只剩下一口气,但是这些都没有打垮他的意志,养好身体继续跟党走。”张铁桥说。

白色恐怖下,无数共产党人在坚守;明亮屠刀下,共产党员的革命初心不泯灭。那些年,革命处于低潮时期,国民党反动派掀起的血雨腥风迫使漯河、郾城、临颍与西华交界一带的党组织失去了生存条件。无奈之下,张仁甫考入了“开封地方自治训练所”求学,并担任所党支部书记,暗地里继续开展党的工作,发展党员。那年1931年,张仁甫22岁。

由于叛徒出卖,张仁甫被捕,丧心病狂的敌人对他实施酷刑。抽皮鞭、坐老虎凳,他咬紧牙关硬抗。看到他的“硬骨头”,敌人升级逼供手段:用皮鞭不停抽打张仁甫,让他跪在砖上,脖颈处压根铁棍,两只手臂伸直捆绑在铁棍上,腿弯放根木杠,两名打手分别站在木杠的两端,得不到满意的答案,两名打手就同时上压下踩,张仁甫被折磨得死去活来。

“由于敌人未能准确掌握父亲党支部书记的身份,只认定他为共产党员,他没被当场枪决,侥幸捡回一条命。但他还是差点没走出监狱,病魔要了他半条命。”张铁桥说,从1931年被捕到1935年出狱,张仁甫在开封省立第一监狱待了5年,长期生活在阴暗潮湿的监狱里吃不饱睡不好,张仁甫不幸感染了肺结核,出狱时奄奄一息。

“失去了跟党组织的联系,张仁甫就像没有娘的孩子一样,苦苦找寻。”

追逐曙光:只为滚烫的信仰

1931年,张仁甫被捕入狱的消息传来,当时正在晒场上干农活的老母亲一句话没说,身子一软瘫在了地上;新婚的妻子肚子里还怀着他们第一个孩子。“那种不知道还能不能再见到丈夫和儿子的恐惧感时时刻刻存在,后来母亲给我讲述的时候,我都能从她的话语中感受到那种无助和恐惧。”张铁桥说。

5年的时光就在期盼和等待中慢慢度过。终于盼到了张仁甫出狱,看到眼前那个被摧残得不成人形的儿子,老母亲哭得泣不成声。原本以为跟党失去联系、身体又不好的张仁甫会回归家庭做个庄稼人,但是“不安分”的张仁甫却心怀希望追逐曙光,踏上了多年寻党之路。“没有找到党的组织,父亲就像没娘的孩子一样。”张铁桥说。因为入狱前,全县党组织屡遭敌人破坏失去了生存的空间,张仁甫跟党组织断了联系,找不到原有的党组织,他就边革命边寻找。

心中有信仰,脚下就有力量。1937年4月,漯河高中学生、中共外围组织“民族解放先锋队”队员白书章介绍张仁甫加入了“民先”,从事抗日救亡工作。接着他又在岗张村成立了西华抗日救国会,吸收当地进步学生参加,领导抗日救国运动,还秘密组织一批年轻人从漯河乘火车奔赴延安,这些人后来都成了革命的中坚力量和党的各级干部。也就在同年年底,共产党人胡晓初等人在西华县“三岗”举办抗日干部训练班,吸收张仁甫参加。其间,他和当时的河南省委委员、豫东特委书记沈东平取得联系。在了解张仁甫之前的经历后,沈东平指示他在岗张村一带继续开展抗日活动。1938年6月,张仁甫和共产党员陈子欣、王负五等人在郾城河庄成立抗日“保教委员会”,召集50多名农民武装和青年知识分子,进行抗日教育和军事训练,培训抗日人才。

“在那个白色恐怖弥漫的年代,入党也好,当干部也罢,都是要冒着很大的危险,甚至要以生命为代价,父亲从来没有考虑过这些。他就一个信念,共产党是真心帮助穷人过上好日子的,共产党领导的队伍是为穷人打天下的。找到党,跟党走,准没错。”张铁桥说。

“这一辈子跟着党,没牺牲、没拐弯、没停顿,活着,就是赚了。”

初心不改:这一生矢志跟党走

在张铁桥的记忆里,幼年是在东躲西藏中度过的。因为张仁甫常年都在从事革命工作,国民党反动派将张仁甫列为了“头号敌人”,叫嚣

着“挖地三尺也要抓到张仁甫”。在这种险恶的环境下,作为他的家人也长期东躲西藏躲避敌人。“那时候,口粮有限,为了保命,俺一家几口分开投奔亲戚,俺娘带着我躲到离家30多里路外的舅姥姥家,俺大姐去吴店的亲戚家住,大哥去七里仓,二哥去临颍县。”回忆起往事,张铁桥声音有些哽咽,三四岁的小孩儿就要步行30多里地,他经常哭着走着,实在累得慌亲就把他抱在怀里歇一会。

金窝银窝不如自己家草窝,投奔亲戚的经历张铁桥永远也无法忘怀。“二哥白天躲在磨道里,晚上就睡在人家的红薯窖里。我跟着俺妈躲到舅姥姥家,为了躲避敌人的追查,俺舅姥姥家给我取了个名叫‘南金霸’。”张铁桥一边回忆一边抹着眼泪,“村里的小伙伴都有爸爸妈妈,我的生活中只有妈妈。我还问过俺妈,‘妈,妮儿都有爸,我咋没有?咱也攒钱买个爸吧。’俺妈啥也没说,就搂着我眼睛望着远方呆坐着。”

没有陪伴儿子女儿长大的张仁甫也没闲着,为了让更多的穷苦老百姓过上好日子,他一直行进在路上。这一生他经历了白色恐怖、扛过了抗日战争,也在八年抗战中贡献了自己的力量。1945年6月,新四军豫东支队一二八团奉命渡过黄河,解放了扶沟,又打垮了逍遥、鄢陵、漯河一带的国民党军队,开始在黄水以西活动。为便于领导,根据上级指示,建立水西军分区,司令员李世才,政委王其梅,司令部设在逍遥镇。同时,建立西(华)临(颍)郾(城)县,县长甘文枝,政委冯明高。下设奉母、逍遥等区,临颍的王岗、黄连城一带划属奉母区。9月,张仁甫随机关转移到水西工作。李世才对他说:“你对水西较熟,和冯明高带县大队去漯河拆除铁路。”张仁甫到漯河设法找到吕瑞昌,拆除了铁路,并准备攻占临颍县城。后因国民党八十一师盘踞县城,敌我力量悬殊,二人带县大队转驻瓦店,9月底又回奉母。

1946年12月,西(华)临(颍)郾(城)县重新建立,淮阳地委决定冯明高任县委书记兼县大队政委,张仁甫任县长。县政府的主要任务是发动群众、壮大人民武装。到1947年3月,县大队发展到两个连二三百人。不久,建立第五军分区。6月,县大队发展到3个连,县委机关设在郾城县红花集附近,主要活动于黄泛区,五分区县大队攻打临颍县王岗。五地委委员施德生、王发祥及冯明高、张仁甫带领西(华)临(颍)郾(城)、郾陵两个县大队拂晓进寨,很快拿下王岗,收缴敌枪20多支。接着又打张堂。经过一天一夜的战斗,在敌强我弱情况下,采取正确的战斗方法,终于取得了胜利。战斗结束后,张仁甫他们又返回黄泛区,一方面组织群众开展生产自救,一方面继续开辟新区。

1947年1月初,华东野战军解放许昌,陈兵团解放漯河、临颍。根据豫皖苏五分区省委王其梅指示,建立西(华)临(颍)县,宋劭明任县委副书记兼县大队政委,高玉振任县大队长,张仁甫任县长。他们带领县大队两个连150余人,以郾城县陶城为根据地,着手开辟临颍新区。年底,县大队进入临颍县城,驻于东街,华野总部驻城东五里头。1948年元月,总部西攻洛阳,县大队又回陶城,国民党新五军十一师又占领临颍。洛阳解放,华野回师临颍,临颍重新获得解放。

1948年1月,豫皖苏边区党委派闻宇任中共临颍县委书记,王新学任县长,张仁甫参加整风学习。6月结束,张仁甫改任副县长。不久,城关区中队混进土匪,人员复杂。县委派王新学、张仁甫等5人带县大队整顿城关区队。他们摸清情况,立即采取措施:派南下解放军主力部队留地方的原宣传干事张锡锦任区长,排长赵增福任副区长兼区中队长,增派解放军战士加强力量,将原来2个排扩大到3个排。但却没有清除土匪队员。7月19日夜,混进的土匪在双庙村叛乱,县大队张指导员张锡锦、赵增福等5人在反击叛乱中壮烈牺牲。“双庙叛乱”血的教训,促使县委、县政府加快了巩固新生政权步伐,很快相继开辟建立黄连城、王岗、商桥、石桥等区,11月,县政府搬进县城原贾永年家(老县城公安局处)。张仁甫随县政府进城后,主要抓了支援前线和剿匪反霸工作。

新中国成立后,张仁甫先后担任过许昌县副县长,许昌师范学院党总支书记、校长,许昌市人民医院总支书记;也曾在文革时期遭受过冲击和诬陷,但他相信党、相信人民,定会对自己作出公断。正义也许会迟到,但不会缺席,1976年,张仁甫平冤昭雪。1983年,中共河南省委组织部行文确定张仁甫为“老红军”(地、师级)。战争年代,张仁甫曾多次负伤,其中腿部中弹的后遗症天降雨都会疼痛难忍,严重的肺结核也给他的身体留下隐患。2000年,多年病痛缠身的张仁甫先生在许昌不幸逝世,享年91岁。

在张铁桥的印象里,父亲很少给他讲述过往的战争岁月。“他并不愿意提及那段牺牲了无数战友的岁月。”张铁桥这样理解,“他常说,这一生,跟着党,不抛弃不放弃,没拐弯、没停顿,能活着,就是赚了。”



重修的故居

“再苦再累也要让孩子接受教育。”

重视教育:他留下宝贵精神财富

知识能开阔眼界、改变命运,张仁甫深深地懂得这个道理。在他的一生中,对家庭乃至岗张村的教育提出了要求:“再苦再难也要让孩子接受教育。”这种思想让后辈受益匪浅。

“在艰难困苦的战争年代,我父亲回家的次数有限,每次回家他都会跟母亲说,要让我们兄弟姐妹几个好好学习,再苦再累都不能忽视了学习。”张铁桥说,“全家人在父亲的影响下,都有自觉学习的能力。大哥在参军后继续深造,从事无线电方面工作,大姐在许昌商业部门工作,二哥在武汉大学化学系毕业,从事科研工作,我也考入了河南省农学院,小弟在许昌卫生系统工作。目前,我们一家人都是党员,父亲给我取名叫‘铁桥’:钢铁的铁,寓意坚固、结实;桥梁的桥,寓意行善、帮助别人,希望我这一生多行善事好好做人。我闺女的名字也是父亲给起的,叫张焰,寓意革命火焰红艳。”

在岗张村和盆李村中间有所学校叫列宁小学,校长刘迎春在这里工作已经超过了5个年头,在她看来,这所学校不仅仅是培养学生的摇篮,更是红色文化传承的摇篮。“这所学校在很早以前就存在,它和西华县‘三岗’革命根据地的‘普理小学’都是一个时代的象征,学校的名字是张仁甫先生在咱们岗张村从事革命工作的时候,他和当时在村小学教书的薛朴若、张广德等党员教师共同商定的,一直沿用至今。”刘迎春说。

现在的列宁小学高大气派,仿古造型的学校大门上方写着“盆李列宁小学”六个大字。沿着笔直宽敞的水泥路面向前走,就能来到主教学楼,嫩黄色的教学楼上书写着“自强不息厚德载物”的标语,教学楼的正中央画着学校的校徽,绿色为底象征着生机勃勃,“1927”是该校成立的时间,旁边的五角星象征着红色记忆、红色传承生生不息。“关于我们盆李列宁小学的故事,我们每位教师都能生动地讲出来,在给孩子们上思想品德课程的时候,我们都会把红色故事讲给孩子们听,让他们记得自己是英雄的后代、是红色记忆的传承人。”刘迎春说。

如今,红色血脉会在一代代岗张村人的生命中永远流淌,红色基因在口口相传的革命先辈故事中也将一直传承下去。

“如今,山河无恙,国富民强,盛世中华,如您所愿。”

永念党恩:红色主旋律在乡村唱响

今年“五一”小长假期间,张铁桥和他的家人们一起回到了岗张村。村里的水泥路笔直地通往每家每户,2500余人的村庄拥有3216亩耕地,田里种植的冬小麦、夏玉米,粒粒硕果见证着庄稼人的幸福和希望;红辣椒、红薯、大蒜套种在地里,红红绿绿给大块金黄增添别样的韵味;油牡丹、党参的加入,让这片希望的田野“含金量”更高,村民的生活简单而幸福。

在村里为爷爷重修的故居里,张焰抚摸着院里的枣树说:“这就是我记忆里的老家,院里就有这么一棵大枣树。”据岗张村村干部介绍,为了弘扬红色文化,让革命先辈的精神口口相传,奉母镇在岗张村修建红色文化广场并实施重建张仁甫故居项目,打造红色旅游路线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,让红色精神绽放出新的时代光芒。

得知村里有后辈儿以656分的好成绩被武汉大学录取,张铁桥一连说了3个好。“父亲一辈子的心愿就是让老百姓过上平安顺遂的日子,吃得饱、睡得暖。如今,山河无恙,国富民强,盛世中华,如您所愿。”张铁桥饱含热泪深情地说。

“在炮火纷飞的战争年代,张仁甫等老一辈革命者,以及西华籍革命先驱在豫东平原乃至全国都留下了光辉革命足迹,缔造了伟大的革命精神,历经岁月沉淀,深深根植于豫东大地,流淌在豫东儿女的血脉中,成为激励豫东人民坚定理想信念、战胜一切困难、在前进道路上夺取一个又一个胜利的力量源泉。”奉母镇党委书记陈鹏说,“这是一块革命先烈用鲜血染红的土地,这里是周口市第一个农村党支部成立的地方,这里有太多的红色记忆。我们常讲‘不忘初心’,就是不忘传统,不忘革命先辈,我们有责任也有义务让红色旋律在乡村的每个角落唱响,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,革命精神熠熠生辉。”

精神不灭,传承不息,被红色文化持久浸润和激励的岗张人,正沿着先辈的足迹,奋力走好新时期的幸福路。①②

(本文采访时,得到西华县老促会何建华的大力支持,特表示感谢。)



盆李列宁小学